

本草思辨錄  
上卷

本草辨錄

思



本草思辨錄自敘矣而書寒論金匱要略又南朝書  
醫可易言乎哉在聖門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顧所謂  
小道者特視大學之道位天地育萬物爲小焉耳神聖  
作之於前賢哲述之於後李唐而降斯道浸微非實有  
至精至神方可與斯之一境胡爲史冊所載代不數人  
若倉公扁鵲華元化一流則更無代興而特起江氏良  
庭有云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  
脈也而孔子教人游藝如禮記疏所稱夫子脈訣卒未  
聞傳之其人豈真以方伎而賤之蓋其慎也憶余幼時  
曾以春溫誤服麻黃致舉室怔營迨咸豐丙辰以副車  
入貲爲比部主事留滯京邸又以寒痢爲醫投涼劑而

誤更醫復然危狀迭見賴友人檢方書鑿前弊而拯之  
得以無虞余於是始有志於醫恆詣廠肆購書寘之几  
案朝夕披覽雖至困甚亦冀鬼神來告不悟徹不已久  
之爲人療病時或倖中謬竊虛譽然自甲子改官邑令  
所宰晉祁皖舒皆地當孔道差務絡繹又不用門丁一  
人事無鉅細靡不親裁計束醫書高閣者凡十八年洎  
壬午調任盱眙自分無治劇才甫捧檄卽勾疾而歸戢  
影蓬門無以遣日則復取羣籍孳求加邃乃喟然曰余  
向之於醫猶門外漢耳今其或者可與入門矣夫學問  
之道不外致知力行兩端醫何獨不然致知之書如素  
問靈樞本草經尙矣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又南陽先

師本致知以爲力行之書靈素本經悉括其中學者能  
卽是而寢饋篤好之積以歲月眞可引伸觸長施用無  
窮然而談何易也人知辨證之難甚於辨藥孰知方之  
不效由於不識證者半由於不識藥者亦半證識矣而  
藥不當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竊怪古來注仲聖書者無  
慮數十百家獨於方解鮮精確澄澈其故在本草之學  
自來多不深求識本草如是遂視方義亦當如是於古  
人因證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讀仲聖書而不先辨  
本草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夫辨本草者醫學  
之始基實致知之止境聖人列明辨於學問思之後其  
功自非易致譎劣如余何足語此然而遐軌勉躡樂豈



辭疲秉燭之明歲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氣感證要義  
之刻嗣於藥用有心得者卽徵諸方方義有見及者并  
印以藥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箸稽  
之得藥百二十八味聊依綱目編次釐爲四卷大抵援  
據仲聖兩書而間附以他說他藥隨手劄記殊無體例  
余老矣值時局之艱虞念儒冠之多誤是惟弓冶可得  
蟬嫣爰命孫兒智濬錄付剞劂以垂來許并問世焉若  
云臧否人物以自表異斯醫工之故習而非余之所敢  
蹈爾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巖自敘於  
微尙室時年七十有三

論本庭賦以爲代不之書靈素本論悉附其中學書論

本草思辨錄卷首

山陰周巖伯度甫箸

緒說

本草思辨錄甫授梓。適有客以彼都近事醫會相告。竊不自揆。爲發其藪。而余夙嘗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縱言及之。名之曰緒說。列爲卷首。欲學者知審擇端趨向也。

醫雖藝術。而深詣甚難。西醫挾形質之說。蔑視我中醫。而中醫之厭苦其難者。得彼說則大喜。相與揚西而抑中。不思古聖垂示氣化。實由洞明形質。而西醫解剖形質。何從窺見氣化。故西醫之在中國。能療內證。大證爲

遐邇傳頌者。不少概見。乃求醫者並不競慕乎西。而業醫者反欲自棄其學。今且狂瀾特起。有訾黃帝內經神農本草。南陽先師傷寒論金匱要略。爲謬爲荒誕。爲羌無故實者矣。此等妄談。豈足撼數千載而上。懸諸日月。不刊之聖經。而獨惜夫相將入火坑者之甘爲衆盲也。素問九卷。有王太僕補足者一卷。靈樞一經。或疑卽王氏竊取素問爲之。近人何西池嘗靜坐數息。每刻約得二百四十息。以靈樞日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不經。此類固閒有僞託。靈不如素。難經又不如靈。素要在人分別觀之。而其中淵理不可思議。體之人而實萬無不驗者。已數千載奉之爲圭臬。豈癖嗜耶。抑別有所希耶。



非人愚而我獨智。蓋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邃。而徒以風會所趨。創爲喪心病狂之舉。誠世道之隱憂。可爲太息者矣。

傷寒論金匱要略。直可上擬聖經。不當與諸醫書同論。醫書汗牛充棟。大抵下駟十之七。中駟十之二。上駟十之一。上中駟之書。無不由研求內經與仲聖書而出。今賤中醫貴西醫。而治病則仍以中醫。上中駟之書。已爲彼所唾棄。其將於下駟書求進步乎。必不能矣。古人其醫家故習。每好議前人之失。而已亦不能無失。然皆其人勇於衛道。矯枉過直。或隱奧之義。所見不同者有之。未有毫無學問。醫亦走方者流。因得見藏府。遂謂道卽

在是敢以無理之詬爭。上海古帝昔聖如箸醫林改錯  
之王清任者。可謂謬妄之至矣。試歷舉而論之。第一篇  
藏府記敘。開口卽以宋元人藏府圖論。與內經混駁一  
番。藏府圖論原不足取。乃其與內經並舉。概稱古人。其  
胸中無黑白可知。謂古人錯誤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  
所以錯誤。忽指稱靈樞曰。手少陰三焦主乎上。足太陽  
三焦主乎下。而靈樞實無其文。尤可笑者。謂黃帝慮生  
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歧伯。鬼臾區。故名素問。  
尤可忿者。謂二公如知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  
待參考。何得妄對。遺禍後世。莊子有言。哀莫大於心死。  
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歟。第二篇會厭左氣門右氣

門衛總管榮總管氣府血府記。按此篇記其所見不爲不詳。謂出氣入氣吐痰飲津涎。與肺毫無干涉。古人誤以欬嗽等證爲肺病。肺管兩旁有左右氣門兩管。下至肺管前半截處。歸併一根入心。從心左後下行至肺左。過肺入脊。復下行至衛總管。衛總管有對背心兩管。有對腰兩管。有腰下兩管。腰上對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飲在管中。由管中之氣上攻行過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氣門。按衛總管之下。氣管之多如是。痰飲究從何管上至兩氣門。何者從左出。何者從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謂衛總管俗名腰管。腰上長兩管。一管通氣府。氣府是抱小腸存元氣之物。元氣卽火。元氣足則食易化。

虛則難化。然則元氣在小腸外。能化小腸內之食。氣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氣管內之痰飲。有是理耶。經言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惟肺管清虛。故能運管外之痰飲。否則肺管已爲痰飲塞滿。何問痰飲。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爲無用之死藏也。第三篇津門津管遮食總提瓏管出水道記。按第一篇飲食由小腸化糞一段。宜併入此篇。與第四篇腦髓說。余俱有論列下。第五篇氣血合脈說。人之有脈。與脈之可以驗病。斷不出內難經所言。清任謂人身氣管出氣。血管藏血。脈從氣出。無與血事。手腕肉厚者脈短。薄者脈長。大小者虛實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氣與血若不相貫。則人爲獸物。脈非指下



難明。則人皆知醫。又謂古人論脈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說者。非謂古人無容足之地。恐後人對證無談脈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適自暴其短。書中證治數十條。所以無一字言脈也。第六篇心無血說。西醫謂心內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竅。爲生血迴血之用。正與內經說合。而清任以心爲氣出入之路。其中無血。又云猪心刺破。則腔子內血流入於心。不刺破之心。內並無血。是以益益之盛水比心。心非府焉。能盛血。清任於圖內肝下亦注絕不能藏血五字。古書豈得狀看。經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駭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經錯之源。論血化爲汗之誤一篇。仲聖麻黃桂枝兩湯。清任改其文爲麻黃



湯治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乾嘔無汗。桂枝湯治證如前而有汗。謂傷寒初得。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未有兩胳膊兩手不疼痛發熱惡寒者。用麻黃湯。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獨不愈兩胳膊兩手者。豈不是方雖效而經絡實錯之明證。改仲聖文而又坐仲聖以過。何便宜乃爾。按項強爲陽明病。四肢煩疼爲太陰病。斷非初得時所兼有。時疫則有之。方不的對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醫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聖爲天下後世立法。不能爲庸醫詭遇也。謂有汗是傷風。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傷風豈定是有汗。桂枝湯不能治傷風。近世醫者多有此論。而不知其故。由本領不

濟乎。清任以桂枝湯不效。因頭疼身痛發熱有汗非傷風證。此與桂枝湯別一條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似乎無異而非無異也。仲聖不言脈者以太陽病汗出惡風者脈自浮也。爲問果太陽病乎。脈浮惡風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而又加身痛則桂枝湯宜加減也。何爲而不加減乎。已不細審而遽責效於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湯而尙不知爲何證。曰非傷寒證也。乃吳又可所論之瘟疫也。又教其姪曰。欲明傷寒須看吳又可論。是清任固嘗讀又可書者。又可因其時疫氣流行時師多以傷寒法誤人。故箸瘟疫論一書。清任時亦疫氣流行。胡爲以

桂枝湯治疫氣。夫疫氣與疫氣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  
應而用仲聖法。用仲聖又不應而復用又可法乎。若然  
則無往不誤矣。謂目痛鼻乾不得眠。是邪熱上攻頭腦  
之證。仲聖以葛根湯治之。又是方效經錯之明證。按傷  
寒論葛根湯證。何嘗如是。內經有陽明主肉。其脈俠鼻  
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之文。活人書二問亦  
有之。並不言宜葛根湯。葛根湯治此證。則是陶節菴全  
生集於葛根湯加白芷升麻。云卽葛根解肌湯。其證尙  
有發熱頭痛微惡寒無汗脈微洪等字。清任旣不知陽  
明病之脈證爲何。而又張冠李戴。妄詆仲聖。昏蒙殆無  
其比。謂人生氣血兩管。氣管通皮膚有空竅故發汗。血

管通皮膚無空竅故不發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卽是血。然汗爲心液。亦血中之熱氣所蒸而成。故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試無不驗。夫血旣蒸爲汗。則已由靜之動。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無汗而血自出。則血應靜而不靜。不爲陽之守也。其義皆在內經。清任何足以知是。

泰西一切藝術。竭其智能。孜孜不已。無廢於半途。其醫於內證。雖未見擅場。苟參以中國經訓。探本窮源。亦必有登峰造極之詣。如中國盧扁其人者。吾中國醫流。有恆者鮮。每讀一書。旨趣未得。輒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遺亡。不可復見。至內科之有器。更未之前聞。而不知古固